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 蓝春雨 赵卫东 主编

◎ 南方出版社

爱在天地苍茫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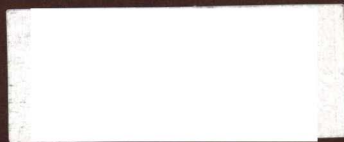
世界电影精品鉴赏

人类疾患特辑

全一卷

- ▶ 人类社会真正的恐惧不是对疫情的无奈，不是死的绝望，而是人性的丧失，普爱精神的丧失
- ▶ 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类抗击未知恐惧、焕发生命光彩的历史
- ▶ 一部疾患电影史就是人类以诗的语言诉说人类抗击未知恐惧时所焕发出的生命光彩的美的历史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爱在天地苍茫时

世界电影精品鉴赏
人类疾患特辑

(全一卷)

主 编 蓝春雨 赵卫东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在天地苍茫时: 人类疾患特辑 / 蓝春雨, 赵卫东主编.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3.8

(世界电影精品鉴赏)

I. 爱... II. ①蓝...②赵... III. 电影—鉴赏—世界
IV. 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206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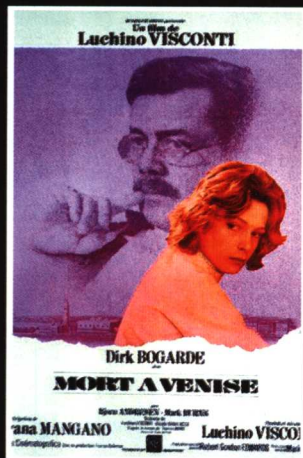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爱在天地苍茫时

——世界电影精品鉴赏人类疾患特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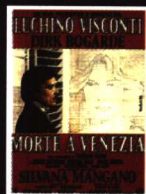
主 编	蓝春雨 赵卫东
责任编辑	卢景林
策 划	赵卫东 卢荆林
封面设计	青鸟工作室
美术编辑	闫美娟
出版发行	南方出版社
地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60 × 980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75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60-874-5/J.14
定 价	32.80 元 (全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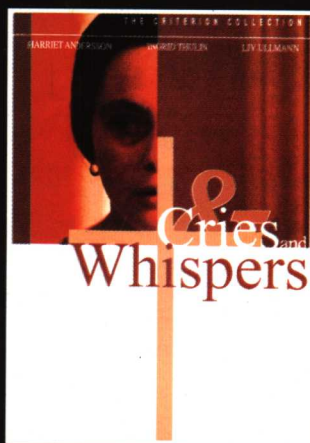
1.《魂断威尼斯》 MORTE A VENEZIA

人类生命只有在生与死、爱与美的抉择中才会释放出夺目的异彩。维斯康蒂的《魂断威尼斯》让我们看到了绝望中的希望，看到了美如何剥离恐惧，焕发出生命的诗意。



RENLEI JIHUAN

人类疾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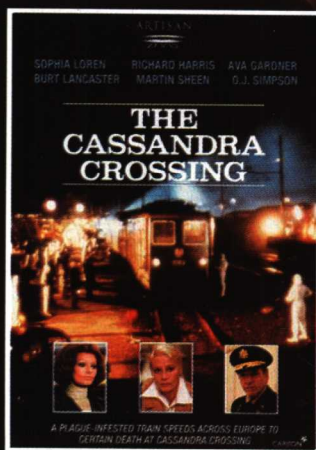
2.《呐喊与低语》 CRIES AND WHISPERS

伯格曼让我们在近于冥思的氛围中看到死亡的阴影如何影响着所有人：看到亲情在死亡面前的退却和现代人的孤独与苦闷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体验着存在与虚无、生命与死亡的哲学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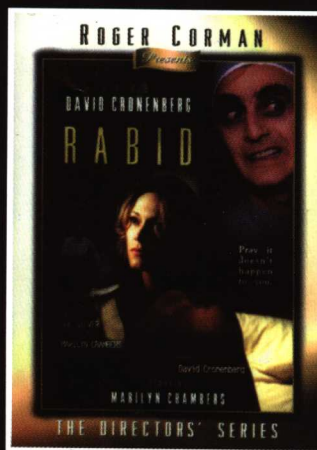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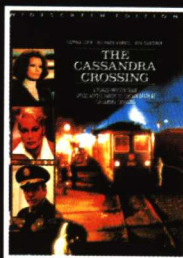
3.《砂器》砂の器

《砂器》表现了人生的两种“宿命”：人类的童年总会接近人的本真。而一旦接触文明，面对更多的诱惑与希望时，人类反而会失去爱，失去自我，成为成功的殉葬，成为人的对立面。



4.《卡桑德拉大桥》 THE CASSANDRA CROSSING

本片是平行蒙太奇的经典，悬念和恐慌的经典。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危难时刻本能地做出人的选择的普通人……



5.《狂犬病》BABID

大卫·克罗南伯格善于以摄影机为手术刀。他经常在怪诞的畸形、迷狂的幻觉、淫荡的肉体和错乱的神志的电影世界中解剖现代人的生理、心理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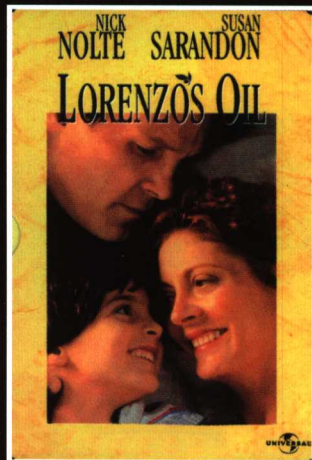


SHIJI HUIMOU

世纪回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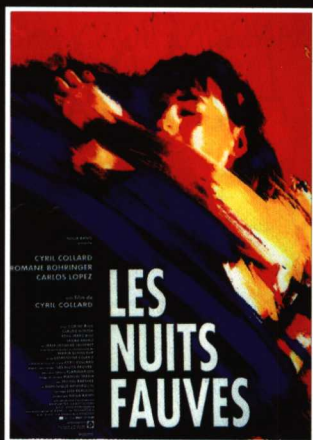
6.《罗伦佐的油》 LORENZOS' OIL

影片《罗伦佐的油》根据20世纪80年代发生于美国的一个真实案例改编。讴歌了两个层面的人类精神——自救与不懈的努力。拒绝亲近或者拯救同类的人，似乎是在拒绝他人，其实是在拒绝自己，对生命和亲情的疏离就是对人性的疏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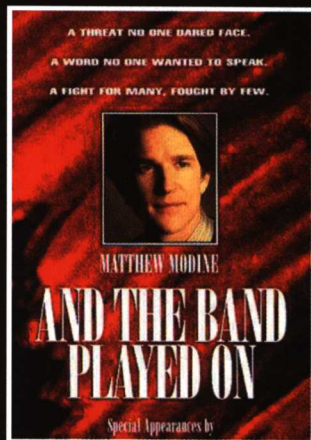
7.《疯狂夜》LES NUITS FAUVES

《疯狂夜》获得当年的法国电影恺撒奖，然而就在颁奖典礼的前三天，影片导演西瑞尔·柯拉尔却因艾滋病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疯狂夜》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嘱。



8.《曲未终》 AND THE BAND PLAYED ON

本片改编自真人真事——1980年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先后发现两名男同性恋患者死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其后艾滋病迅速蔓延全美国、全世界，成为20世纪下半叶死亡率最高的人类世纪疾患。



9.《屋顶上的骑兵》 LE HUSSARD SUR LE TO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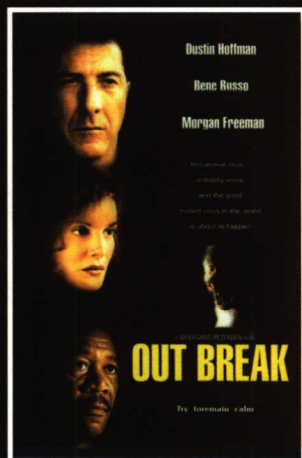
本片把一段动人的患难之情放到瘟疫横行的灾难中冶炼，锻造着人性的纯洁、诗的精髓。面对灾难，有些人疯狂，但是有些人却显示出自己真实的脆弱，以及对爱和真诚的渴求。



10.《回归》RESTO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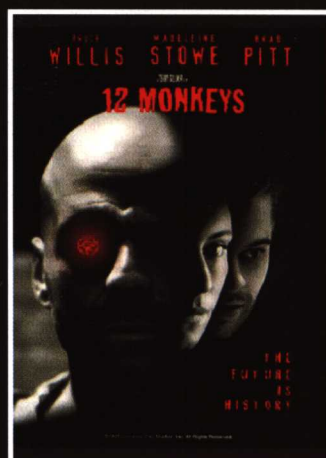
《回归》让我们看到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和大的疾患爆发时，一个从事特殊职业的小人物的个人命运怎样与时代和人性结合在一起。马利弗——我已放弃了行医，圣上为我准备了别的计划，给我爵位，豪宅和女人……学医只能让我看见死亡的真面目，我会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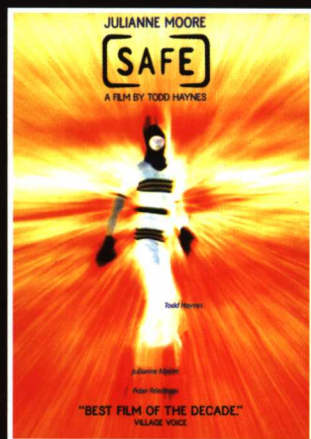
11.《蔓延》OUTBREAK

一切表现人类抗争病毒、抗争疾患的电影都是人类之鉴。《蔓延》也是一面镜子。影片通过虚拟时空与事件，表现人类面对突发疫情时的心理恐慌和本能的生命意识。让我们见证了真正的恐慌并非是制人于死地的病毒，而是病毒与政治合谋制造的莫名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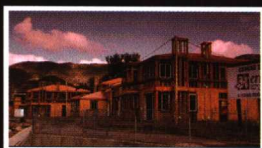
12.《12只猴子》TWELVE MONKEYS

影片《12只猴子》将最美好的情感与最丑陋的人性糅置在一起，美好的赢得人心，赚得眼泪，却无法赢得丑陋。最终，就像是初衰，他的梦，梦一样的现实。谁能挽救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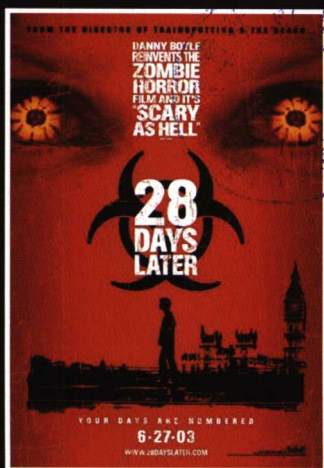
13.《安全》SAFE

《安全》不是环保题材。托德·海因斯不仅仅在揭示人类环境的污染，更主要的是在揭示环境对人类心理的污染。卡萝尔生活在无爱的环境中，社会环境的变异造成了人类个体的变态。真正需要疗救的是这个变异的社会。



14.《天国情书》TO LOVE

闭上眼睛，世界都黑了下来。桌子上的清茶飘出袅袅的淡淡的香气，影片中的画面在头脑中闪现，不是酒井美纪恬美的容颜，也不是渡部笃郎俊朗的外形，而是……而是我们应该如何为疾患定义，如何为爱定义。



15.《28天以后》

28 DAYS LATER

《惊变28天》是一个隐喻。人就是病毒的同义语，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的话。爱不是万能的，然而我们也只能用她去抵御病毒，否则人类真的没有希望了。那是人类残存的惟一希望。

没有人的世界天空依旧有晚霞，美丽得令人心里滴血，更衬托出都市的死寂。没有人把晚霞当做晚霞的世界是真正死去的世界。这不是未来！



序

追寻最后一片绿叶

■ 蓝春雨

我们几乎是在一场世纪性的疫情突然爆发的同时，产生撰写本书的念头的。

对SARS病毒的顽强抗击是中华民族第一次真正面对未知恐惧全面唤起生命意识，展示诗意人生的世纪抉择。

我们从来无缘与死神如此亲近。

我们从来无缘如此沉重地面对生死抉择。

我们从来无缘如此深刻地感受活着的魅力。

我们也从来无缘亲眼目睹人类生命在未知恐惧面前竟然会焕发出如此夺目的异彩。

在经历了全民族的生死考验之后，假如我们仍然不能意识到人类的器质性疾患和心理疾患没有本质区别，而后者甚至会更严重地影响人类健康；

假如我们仍然只在大规模的疫情爆发时才对人类疾患有所警觉；

假如我们仍然只把疫情的爆发当做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孤立事件而不能确立人类意识，不能意识到人类的彼此责任；

假如我们仍然不能意识到无爱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疫区，人与人的疏离和冷漠才是真正的病毒；

假如我们不能从此对生命无比珍视；

假如我们仍然不能静下来思索生命的本质，仍然不能审视我们作为人的存在；

假如我们仍然蝇营狗苟，栖栖惶惶，醉生梦死，冷漠贪婪……

那么，无论作为生命的个体，还是我们这个民族才真的不可救药了，那些以生命殉自己的事业，殉人类使命的白衣天使才真的死了……

我们的确需要仔细倾听人类发自内心的喊叫和耳语了,就像伟大的现代电影先驱,瑞典的英格玛·伯格曼 (Ingmar Bergman) 在他的《第七封印》、《呐喊与低语》等传世之作中所揭示的那样。

我们的确需要认真梳理一下人类心灵了,就像伟大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家鲁西诺·维斯康蒂 (Luchino Visconti) 在他的《魂断威尼斯》,美国电影大师吉奥吉·潘·科思马托斯 (George Pan Cosmatos) 在他的《卡桑德拉大桥》,沃尔夫冈·佩特森 (Wolfgang Petersen) 在他的《蔓延》中所做的那样。

一场世纪性的人类疾患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理的影响不会由于疫情得到阶段性的遏制而自然终止。人类需要在疾患过后正视心灵创伤,追寻生命本质,梳理生命轨迹,创造诗意人生。于是,我们编写了《世界电影精品鉴赏——人类疾患篇》一书,献给一切曾经为了和死神争夺生命而无私无畏地活过的人们;献给一切像热爱鲜花、空气、蓝天、海水一样热爱自由、热爱生命的人们。

面对突发疫情,面对未知恐惧,人类可以有政治家的诉说,可以有科学家的诉说,然而最富于诗意、最根本的诉说一定是艺术家的诉说。那是人类精英对人类抗击未知恐惧时所焕发出的生命光彩的一种超越政治、超越地域、超越时空的人性的诉说,是对不朽的人类精神的一种美的总结和提纯。

人类需要这种美的总结和提纯,需要艺术充当爱与信念的使者。因为人类生命形式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呈现。

人类在非常时期直接面对着人生的根本考验——生和死的考验,因此这种诉说常常天然地具有哲学、美学、人性的品位。人类也只有在直接面对着人生的根本考验——生和死的考验时,放射出的生命光彩才体现为真正诗意的光彩。

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类抗击未知恐惧,焕发生命光彩的历史;一部艺术史就是人类以诗的语言诉说人类抗击未知恐惧时所焕发出的生命光彩的美的历史。

“我以阿波罗及诸神的名义宣誓:我要恪守誓约,矢志不渝。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如果我违反了上述誓言。请神给我以相应的处罚。”

这是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特斯的誓言,千百年后被世界医学大会定名为《日内瓦宣言》,成为世代医学工作者的职业与人格誓言。希波克拉特斯终生反抗神学,尊重科学,恪守誓约,矢志不渝。他的誓言和他的一生都闪烁着生命的诗意。

19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毕生献身病毒学研究,他发明的狂犬病疫苗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其中,第一个被救治的男孩自愿到巴斯德研究所做守门人,一直守望了半个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抗击德国法西斯破坏巴斯德墓而殉职。科学家和曾经的患者共同以生命挥洒着生命的异彩。

公元14世纪,美丽的佛罗伦萨爆发瘟疫,五个月之间死亡10万人。就在瘟疫平息不久,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诞生。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为小说讴歌的真挚情爱,张扬的热烈生命意识所打动。其实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的是,作家几乎是在瘟疫尚未平息之际即开始创作的。他的创作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人类抗争未知恐惧的勇气。

我们似乎还不应该忘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58岁时的名著《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是一部关于爱和生命的小说。霍乱在百年之内曾经有过六次世界范围的大流行。《霍乱时期的爱情》描写在满城恐慌中男主人公执迷于一段青春的恋情。历经51年的等待,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终于说出一个字——爱。

马尔克斯在小说中阐释的一个观点“公众生活的问题是要学会控制恐惧情绪,夫妻生活的问题是要学会控制厌恶情绪”,这简直就是为我们刚刚经历过的突发疫情而发出的世纪预言。

千百年来人类精英和人类良心一直在创造着生命的诗意。

在所有关于人类与疾患,人类与生命的诉说中电影是最直观,也最令人刻骨铭心的诉说。

这是我们编写本书的第二个理由。

电影诞生百年,人类对疾患和人类关系的关注,对疾患造成的人类心理恐慌,对生与死的终极思索从来没有这样鲜活,这样震撼,这样直逼人类心灵,因为电影艺术本来就是人类心灵的物质呈现,美的呈现。

作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述说语言之一,电影对人类疾患和人类恐慌的关注从心理学层面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想像形式。一种是“历史想像”,例如选入本书的《回归》、《屋顶上的骑兵》等等。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那是一种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的“半真实”的恐惧。另外一种是“未来想像”,例如选入本书的《28天以后》、《12只猴子》、《疯狗病》等等。无论创作者还是读者在“想像”的同时总是给自己一定的安全系数,事件发生的时代与地点总会远离自己。

电影对人类疾患和心理恐慌的关注从类型上同样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反

映具体的、突发疫情对人类造成的即刻影响，例如选入本书的《卡桑德拉大桥》、《曲未终》、《疯狂夜》等等。此类电影大致遵循着“流行”的三大法则：个别人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环境威力法则。并常以这三大法则作为戏眼，表现流行病造成的极度恐慌，由恐慌造成的彼此隔绝和隔绝造成的人性失落，以及最终的爱情战胜。在此类电影中紧张或者说恐惧和爱情是构成作品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电影家总能将紧张和爱情的矛盾推向极致，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唤起人类警醒的同时，给人以酣畅淋漓的审美愉悦。

例如那部平行蒙太奇的范本《卡桑德拉大桥》。先是由个别人的行为——恐怖分子突袭世界卫生组织的细菌实验室。因为意外变故，歹徒成为病毒携带者，传染了火车上的乘客。于是，引来军方的灭口决定。人们还没有由病毒造成的初始恐慌中缓过神来，立即陷入更大的恐慌与绝望。绝望中影片男主角——名医和前妻——女传记作家挺身而出联合车上所有正直勇敢的人与大批军警斗智斗勇，最后绝处逢生，大多数人幸免于难，爱情战胜，正义战胜。

再如《蔓延》。影片的创作动机就是前一年肆虐于非洲大地的“埃博拉病毒”。影片主要讲述一种比“埃博拉病毒”更厉害的“莫他巴山姆病毒”被一只猴子从非洲带到美国本土，之后迅速蔓延到一座小镇，当达斯廷·霍夫曼饰演的病毒学家戴森·丹尼去扑灭病毒时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同行、朋友和深爱着的前妻感染病毒，危在旦夕。军方封锁了小镇，要把小镇上的所有人炸死，包括正在抢救患者的医护人员、科学家、军人，当然也包括戴森·丹尼的妻子、密友……不是为了消灭传染源，而是为了守住“国家机密”！于是，戴森·丹尼只有一种选择——挺身而出，与军方展开生死搏斗。影片的结局当然和绝大多数此类作品的结局相似——绝处逢生，幸免于难，爱情战胜，正义战胜。

这类作品总能将恐慌造成的人类非理性和紧张推到极致。例如《屋顶上的骑兵》描写17世纪法国瘟疫爆发，因为恐惧失去理智的居民竟然追杀所有的陌生人。历史有时确实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只是时间、地点和程度的不同。如果我们再联想到法国影片《疯狂夜》的导演本身就是艾滋病感染者，当他勉力完成这部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艾滋病时代”的故事片之后即不治而亡，这种情景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

如果我们还有勇气调侃，那么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美学效应角度说，此类作品的“成功”和病毒与疫情的“成功”几乎一样——都靠流行。这

也应了那句话——“流行的未必就是最好的”。经过了2003年春季这一场世纪疫情之后，想想这句话就足够令人不寒而栗了。

电影关注人类疾患和心理恐慌的第二种类型通常表现为：不仅关注突发疫情给人类造成的即刻灾难和心理恐慌，更注重从人类心理、生命本体、人的存在等层面进行哲学的、人性的追问，体现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最具代表性的此类作品应该是鲁西诺·维斯康蒂摄制于1971年的《魂断威尼斯》和英格玛·伯格曼摄制于1972年的《呐喊与低语》。

维斯康蒂的《魂断威尼斯》是电影史不多的一部影片联结着20世纪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绝作。

影片改编于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Thomas maun 1875—1955)的同名小说。托马斯·曼的创作高峰正值西方文学艺术“颓废派”风靡时期，这是19世纪下半叶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文艺思潮。

小说《魂断威尼斯》创作于1912年。作品主人公的原型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作曲家、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

古斯塔夫·马勒是犹太人，1860年生于奥地利与捷克接壤的波希米亚。他在繁忙的乐队指挥之外创作了十部交响曲（第十未完成）和大量的、感人至深的声乐套曲，堪称20世纪人类音乐世界最伟大的精神遗嘱。这位贝多芬之后德奥交响乐伟大传统的最后一个杰出代表认为，一部交响乐就是一个世界，他的交响曲就是音符构成的诗歌。他以叔本华、尼采创立的诗化哲学烛照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以音乐的实践追问生存的意义：我来了，却不知从何而来；我去了，却不晓得向何处去。他的音乐回响着大地的迷恋，爱与死的沉醉，信仰的虚无，人格的分裂，唯美而又耽溺，明亮而又庄严。那是世纪之交的人类精神的交响，那是人类精神在音乐世界的诗意重逢。

马勒在他的音乐创作中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此岸与彼岸的终极意义。他的一生也始终与死亡的阴影相伴。先是小他一岁的弟弟恩斯特夭亡，那年马勒仅仅14岁；然后是妹妹死于脑瘤；其后是母亲撒手人寰；他很有音乐天赋的幼弟奥托自杀；他的同窗好友作曲家雨果·沃尔夫和汉斯·罗特相继精神失常死于疯人院；他宠爱的女儿玛丽娅4岁半夭折；而马勒本人则终生受心脏病折磨，并且最终死于心脏病和尿毒症并发。

人生的留恋和死亡的命题几乎笼罩了马勒的一生。

马勒去世后托马斯·曼以马勒为原型创作了小说《魂断威尼斯》，托马斯·曼让他的小说主人公古斯塔夫·冯·埃森巴赫使用了马勒的教名——古斯塔夫。他不仅仅在缅怀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而是在缅怀人类永恒的追寻精神，缅怀一个惴惴不安的时代。

鲁西诺·维斯康蒂1906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上流社会家庭。

20世纪70年代，晚年的维斯康蒂深深感到美好理想的破灭和在终极选择面前的精神痛苦。他的出身和他的艺术生涯使其在面对人的本质存在时必然会超越现实，进行形而上的思索，他想到了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维斯康蒂认为他的《魂断威尼斯》和托马斯·曼的小说主题同样由“艺术、生命和死亡构成”、“叙述了一个老年艺术家的生命和艺术的冲突”。

影片《魂断威尼斯》的全部内容几乎就是展现主人公古斯塔夫·冯·埃森巴赫缓慢走向死亡的过程。这位指挥家、作曲家孤身一人来到瘟疫横行的死亡之城——威尼斯。邂逅美少年达斯奥，在追寻理想美和逃避瘟疫之间犹豫不决，最终死于瘟疫……

维斯康蒂认为：人类生存和生存的环境都是悲剧性的，面对这种冷酷现实，无论美好理想和天才努力都将无济于事。如果人的躯壳日渐衰弱，那么人的灵魂及其艺术最终也将化为乌有。但他同时又认为，与其消极地等待死亡的降临，不如主动地去参与观察这历史、社会、个人和艺术的消解。

影片《魂断威尼斯》中的美少年达斯奥象征着摆在古斯塔夫面前的客观创造出来的美，古斯塔夫感受到了这种美并为之动容。这不仅表明作者为社会普遍存在的艺术创作、美的观念及同性恋等问题所困扰，而且表明他实际上已经接受了美纯粹是人的感觉这一形而上学的观念。影片所展示的主人公古斯塔夫对美的执着的追求和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惧也反映了维斯康蒂本人由于对现实的不满所导致的对死亡的叹息。

显然，维斯康蒂在托马斯·曼的小说，在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和生命轨迹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命投影，当然也找到了人类的生命投影。马勒与维斯康蒂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他们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追问惊人的一致，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惊人的一致，他们对人生的美好与留恋也同样惊人的一致——任何时代都要有人承担起代表人类追问终极意义的使命，人类对此岸与彼岸关系的追问没有止境，因为人本身就是一种问题的存在。

影片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古斯塔夫临终前对海滩上那个美少年达斯奥的最后一瞥,他看见那个美少年正指向威尼斯水天一色的远方——瘟疫终将过去,生命短暂,青春和美永恒。古斯塔夫在未来与希望中安然逝去。

恐惧和病毒与人类生命相生相伴,人类总要面对生与死的终极抉择。这种抉择并非只在病毒流行时才会发生,而是人类时时、世世都在不断进行着的一种必然抉择。维斯康蒂的《魂断威尼斯》让我们看到了绝望中的希望,看到了美如何剥离恐惧,焕发出生命的诗意。这是我们所能读到的20世纪人类最纯粹、最视觉化因而也最深邃的电影,是以精心创造的结构实现思想的范本,是人类20世纪以视觉语言进行的关于人类疾患和人类恐慌的世纪性对话。

伯格曼的《呐喊与低语》则以更朴素因而也更富有诗意的美学精神呈现着电影家对存在与虚无、生命与死亡的一以贯之的哲学追问、人的追问。

《呐喊与低语》的色彩基调只有两色:红与白。这是一种心理的提纯,使得主人公的生活场景介于写实、绘画和舞台之间。这种简约也使得影片犹如室内心理剧,体现着伯格曼式的冥思,直逼现代人心理。

影片的主要人物仅有四个:三姐妹安妮、卡琳、玛瑞亚和女仆安娜。

他们分别构成四种性格类型:

安妮自闭,心理疾患重于生理疾患,体现为疾患的人生;卡琳有着强烈的自虐倾向,拒绝一切亲近——生理的、心理的,体现为冷漠的人生;玛瑞亚自私、虚伪、贪欲,美貌是她攫取利益的筹码,体现为虚伪、贪欲的人生。

影片中惟一的圣者是女仆安娜,这个胖胖的瑞典女孩没有美貌,没有地位,甚至也没有尊严,然而她有着三姐妹最缺乏的仁爱之心,是伯格曼心中祭献与圣洁的象征。

《呐喊与低语》的核心故事就是安妮的死亡和这种死亡所带来的亲情与人性的拷问。伯格曼让我们在一种近于冥思的氛围中看到了死亡的阴影如何影响着所有人;看到了亲情在死亡面前的退却和现代人的孤独与苦闷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体验着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三姐妹中的长姊安妮自幼有着强烈的自闭症,一直怀疑母亲对她的感情,自觉地把自己放逐于亲情之外。这种病态人格反过来又造成她与别人的情感隔绝。安妮至死都生活于无爱的世界,她还没有生就已经死了,或者说她的生命一直处于垂死状态。而这种心理的“垂死状态”才是人类真正的“非正常死亡”!人类

常常本能地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突发性疾患对人类生命的威胁上，或者本能地重视器质性疾患的防治而忽略了对心理疾患的应有关注，忽略了生命的垂死状态，亦即忽略了生命的本体意义，忽略了生存质量的追问，忽略了人类真正的疾患是无爱。而心理疾患虽然不如器质性疾患那样显明，那样立见生死，然而谁又能说今日的器质性疾患不是长期心理疾患的必然后果呢？就如2003年春季在中国和东南亚爆发并流行世界的SARS病毒，谁又能说它的爆发与流行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心理，和人类心理没有某种微妙的然而又是必然的联系呢？

伯格曼电影所以被认为真正具有哲学的品位，就是因为他是现代电影家中不多的，能够真正坚持以死亡和生存这面魔镜透视现代人心理的艺术大师。

也许北欧民族的生存环境靠近极地，天然宁静使然吧，瑞典人的天性中有一种对自然、宗教和冥思的天然亲近。伯格曼向来喜欢在物质与心理、现实与记忆、宗教与实在、生存与死亡之间追问人的本质存在。他的所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人与神、实在与心理、现实与记忆、灵魂与现世对话的真实场面。这种对话常常自然地成为对人性的一种逼视。在《呐喊与低语》中伯格曼同样设计了这样一场灵魂与现实的对话场面：葬礼之后的安妮在别人为她守灵时突然坐起要和两姊妹亲近。这其实是现世的一种精神补偿，在这种最后的补偿面前，两个生者的虚伪和冷漠的本性尽显。玛瑞亚“敬鬼神而远之”。卡琳则极其冷漠地拒绝安妮亲近的哀求。亲情、挚爱等神圣价值在生死考验面前瞬间崩溃了。这场戏表面看是生者拒绝死者，其实是死亡对生存的一次终极审判。人类对鬼魂和死亡的恐惧积淀着人类潜意识的对现世无爱的恐惧与愧疚。正如托马斯·曼所言：“我们哀悼死者，与其说是为无法唤回他们的生命而悲哀，毋宁说是为无法产生唤回的愿望而悲哀。”

死亡的确会最集中地揭示人类的隐秘心理。无论多么显赫或者多么卑微的人在终极审判面前都会现出人的本性。卡琳那种寒彻肌骨的冷漠，玛瑞亚的虚伪、自私与贪婪使她们早就和安妮同样犹如行尸走肉，处于垂死状态了。

如果我们承认真情是人类心灵的良药，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都是彼此的医生。而如果人类最终拒绝对他人的应有责任，最终死于无爱，那才是真正的死亡。不幸的是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的确并非总是面对突发的疾患死亡，而更多地面对着无爱的死亡、心灵的死亡。这难道就是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塞涅尔所言：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刻起，死亡就已经开始了？

当然，伯格曼的追寻与内省虽然充满着怀疑精神，却并不绝望。在《呐喊与低语》中这一点主要由女仆安娜体现出来。无论垂死的安妮还是还魂的安妮最终的安慰都是这个地位卑贱的女仆。在两姐妹如同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安妮时，是这个女仆无言地袒露着胸脯，拥抱着垂死的安妮，让她在垂死之际和死亡之后都有一种母性的回归、亲情的回归和人性的回归感。伯格曼几乎用尽所有的最美的光线和最美的构图讴歌着这种无私的祭献，使一个卑贱者的无言牺牲超越具体功利闪烁着圣者的灵光，使卑贱者上升为殉道者。这是对人类精神的礼赞，是对广大的人类之爱的深刻礼赞。

经过上述美的梳理我们发现：所有作品和生命历程都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不是死亡而是生活才是永无止境的。无论那些实践者的诗意生命还是艺术作品中闪现出的生命的诗意都让我们不禁为人类在恐慌与悸动的生活中所蕴藏着的生命力而感动。

这种永恒挚爱的呼唤是电影也是人类艺术的永恒主题，因此也是人类的永恒主题。

应该承认：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体验。恐慌是一种比病毒传播得更快的，因而也会比病毒更有效地控制人类的心理疾患。人类抵御和战胜这种与生俱来的恐惧的最根本，也最有效的“疫苗”是人类那种本能的，同样具有原生意义的人类之爱，是人类本能的生命之爱。

人类此前所有的疗救疾患的努力都是这种人类之爱的结果。

瑞士人杜南创立红十字会，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晚年颠沛流离，却把挪威议会颁发给他的人类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奖金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X射线的发明者——德国物理学家伦琴读中学时被开除，连中学的学历都没有获得，却因为瑞士苏黎世综合技术学院的康特教授慧眼识珠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名后，伦琴在接受英国皇家学会的金质奖章时，含着热泪缅怀先师：“我今天获得的这份荣誉，应该归功于已故的康特教授……研究学问有如在黑暗中摸索，多么需要温暖、友谊和帮助啊！”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放弃行医致富的可能，发明青霉素，之后又婉拒一个显贵申请专利的建议：“为了我自己和我家人的尊荣富贵而无形中危害无数人的生命，我于心不忍！”

……

还有我们绝对不应该忘怀的，2003年春季的SARS病毒大流行。我们的白衣

天使在整个人类既不能确定病原体，又没有发明有效疫苗，生死未卜，前途莫测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代表全民族、全人类和死神殊死搏斗，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他人的生存，人类的新生，这种无私牺牲，这种生命的闪光，只能是人类之爱的结晶。

人类社会真正的恐惧是人性的丧失，是普爱精神的丧失。人性的失落才是最大的疫情，人与人的冷漠才是人类最严重的病毒。人类最后的失望，不是疫情的无奈，不是死的绝望，而是无爱的绝望。

某一种病毒的爆发和遏制当然会有时间的下限。然而，人类克服隐性或者显性疾患，确立广大的人类之爱，完善生命质量的进程没有时间下限。

我们不能面对死亡才想起洗手；不能面对直接的恐慌才呼唤人类之爱；不能总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末日审判”每天都在进行，人类不能等待。我们应该时时净化我们的社会，净化我们的灵魂，真正诗意地活着。

在2003年的SARS病毒阴影在人们心中尚未褪尽的时候，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起19世纪美国散文家梭罗日记中的一段话：“难道不是疾病在主宰着生活吗？没有一朵漂浮在水面的百合花不被虫子咬得满是窟窿。几乎每一棵树上都有伤痕，这些伤痕成了树木最主要的装饰品，甚至比累累硕果更引人注目。如果痛苦需要陪伴，那么她的陪伴已经够多的了。”

此刻，正值盛夏，请让我找到一片完美的绿叶或一个完美的果实吧。

“完美的绿叶或完美的果实”就在人类心里，它需要寻找，不断地寻找。人生就是一个追寻的过程。

我们这本书会陪伴着您，时时、世世与高贵、真诚的心灵对话，永恒追寻。